

風球詩社 15 週年選集

日出印象

作品

王信益

〈時差〉

午夜的街口
時間的貓
冷成雪花

想念是水霧
心底的山路蜿蜒
我把整座山頭都捻熄了
只留下一盞街燈

剖開時鐘的肚子
陰影的伏流
搏動如暈眩的靜脈。
失控的斑馬
在荒原瘋狂繞圈

胸口微凸的隱刺
是你親手種植的秒針
鐵屑是火的灰燼
票券的字跡斑駁
年久失修的時差
如視網膜剝離的眼
飛蚊成為我們
身上的印記

「你會上山來見我嗎？」

我把整座山頭都點亮了
又把整座山頭
捻熄

歸遠

〈與 Erica 的花語課〉

（我買了一束歐石楠）

星期日轉角花店裡
店員有和妳相似的小酒窩
隱沒在滿天星的雨

（走出店外）

天氣漸漸燠熱
模糊進回憶的景深
小徑是山牽牛的顏色
而妳站在那裡
——吾愛，剎那間，
胸膛的荒野上開滿了妳——

（踩出一條探視妳的道路）

我說，我願意每天送一束花給妳
尋遍所有花語為愛情的嬌艷
直至最後一朵彼岸花盛開
我都相信還能
梳妳的白頭

（細心撫觸妳的墓誌銘）

妳知道嗎？
我不再我們的花園裡種下百子蓮
每個盛夏到來之時
只剩我會想起妳
Dear Erica，再也不會有一種眼淚
能像妳一般孤寂

陳羿瑄

〈冰山理論〉

我們都來自雪白的世紀
天生的一對角峰
把哭笑之間開鑿成顛倒的 U 形谷

未曾解開的雪花
壓密進心的冰磧平原
情緒開始黏重
需要重犁緩慢梳理
極地氣旋帶太嚴苛
西風漂流加速著黑板和工資卡的殘骸
於是我逐漸向增高的鞋跟沉默
呼吸埋進汪洋地空茫
當藍灰色傾入海溝，表情淺薄成漕湖
我臉頰仰漂浮在的海面
活生生蛻成一片平板的冰皮
肥大的下肢潛進自己也找不著的深處
試圖托庇於湧升的暖流

閉氣，伏入沒有鎂光之所在小寐
避過白日清醒的風暴
卻躲不開舊傷更劇情地
鑿刻於海床之上
早晨窒息於憶悔緊枯的手指
趁鬧鐘還沒滾沸沙灘，擱淺著吐出幾口空白的氣泡
我以為自己蜿蜒成蛇丘的唇形
在雙瞳中是裸露的
卻一次次跟隨底部水腫的潛意識
溺斃於深藍色的夢魘裡

剩下那些頑冥而堅固的冰磧石
只能尋找一個激烈而溫柔的紀年
盡量融雪
以在冰底的擦痕上
上藥

吳昕洳

〈距離〉

——酒吧的進行式與清潔

梅雨漉漉在季節爆裂

搓揉黏膩而被放棄

空氣有道銳利的眼光

（張牙舞爪而你

謹慎藏匿於言語）

橫膈膜起伏於不規律的擴張

嗝氣，嘔吐可能發生

湧上美曝光黑夜

你灑亂在柔軟的布料

同類型的病友互相交換唾液

軌道停滯於黎明

白日時你不允許被剖析

而有些夢

不允許被懷疑

林宏憲

〈遺物所嚮〉

你說想好好地回到過往
有水田與蜻蜓
家的味道像水一樣
直至你創造偏執變成藥水
黑夜與白晝
都是同一種顏色

我說你是虔誠的無神論者
卻在馬桶前禱告
滾筒式衛生紙不斷翻轉
你清理每一次的食言
你自慰式的沉睡
你換不得一次救贖與安眠

我是你一樣的影子
一樣的喉結與鬍渣
脆弱是鏡子
在一片腐臭裡模仿你
讓那些在身體裡尖叫的女人
在我的聲帶裡爬竄
我參考你的過往
低頭道歉
馬桶的水鏡暈開一片長夜

我成年後和你一樣
用情感勒索玩具
割劃身分證與名字
奶奶說將來要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社會化失敗的我

仍念舊被人愛的模樣

身上只剩奶奶的遺物

十字架與佛珠

她的遺囑是生命屬於衝突

我要戴著這些

安靜地成為無頭騎士

不再禱告

林德維

〈以父之名〉

記憶告訴我

說我與祢長得相像

不論是從小到大品學兼優

抑或那份自負且高傲的個性

一路上總被說上和祢真有幾分神似之類的句子

這些年，過得好嗎

那邊的朋友是否很好控制

就如同祢控制我一般

我現在的一身白袍

全源於祢與那些人當年的希望

我穿上了

但明明薄如蟬翼

卻為何想脫也脫卸不下來

天氣微陰，似乎還下了些霧霧細雨

祢在哭泣嗎

或者失望

輕嘆我的不成材

仁慈的父

請原諒我的罪過

我能拯救垂死的 不想死的 想死卻不敢死的

但我卻救不了我自己

仁慈的父

請寬恕我的懺悔

這些告解是在解緩我的愧疚

愧疚當初沒有勇氣違抗祢的諭令

束縛得難以嚥氣

囹圄的一天也終將落幕

晚安

喔，不——彼方的黎明即將升起

晨曦略顯刺眼

早安，父親

旋木

〈Dear J —— 致畢安生和星子們〉

十月中旬，
潮濕的烏雲伏貼在背
懊熱並未隨著夏天離去
輕微的炎症持續蔓延
爬滿整個城市

遠方傳來嘈雜的呼聲
像信號不良的收音機
長夜裡來回踱步
酒精中你昏睡、哭泣，終於
夢裡依稀聽見愛人囁語

Dear J，渡向千山萬水的
保守東方社會始終不似
浪漫熱切的法蘭西或尼德蘭
在懊熱的十月的台北
只有 C 的家人和律師圍在病床前
和額上的涔涔冷汗真實

許多的你曾只得收進壁櫥
萌發的愛還不予承認
鼓譟的暴徒遊蕩街上
偽裝為慈祥長輩的樣子
嚴厲或懇切的逼近
端坐在無數個你背上

Dear J，你們終究只是

比較親近的那種陌生人……

圍城那天，

一朵玫瑰逃離熱戀的季節

我們只得在黑暗中摟住彼此

路燈漸次點燃，飽嚙遺憾的雙頰

扭曲以容不下尺寸

懊熱的十月的台北

雪花堆滿整個窗台

許映琪

〈多霧的眼瞳〉

鏡中的女人
發黑的眼窩
倒楣的面相
多霧的眼瞳

失根、飄移、防衛機轉
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隻鬼
失去了故鄉，失去了土
軟弱啊軟弱
為何你的名字是女人

病中的女人
應允的祈願
術後的單眼
多霧的眼瞳

慈悲、清淨、純白法器
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菩薩
將醫治身體，將醫治心
盼望啊盼望
為何你的名字是女人

光中的女人
永殘的雙眼
多霧的眼瞳
冬陽的天堂

分不清了，眼前的景像，來自缺損的視野，還是聖靈的感動
冬天的陽光下，發光的純白建築，金色的草地

命理師自己儼然成為一門徒
相信自己已經得見天堂
神愛的人
你的名字是女人

王士堅

〈生活拾遺〉

〈魚〉

懷念你親手為我注水的日子
皺縮的眼尾緩緩攤弛
你輕輕微笑，我慢慢滅頂
吐幾個泡泡
便是愛你

〈玻璃瓶〉

如果不是被你看清
離開前
請親手將我打碎
我無法盛裝
不是為你而設的居心

拋擲之際，雙手
務必將我握緊
你會在我身上
留下幾個清晰的指印
然後跟著我
一起破碎

〈星星〉

黑壓壓的人群裡

你說好美
卻從不許願

〈島〉

該飛的鳥
摔落
整座大山壓住腳

告訴自己：
這裡是故鄉
不是牢

周駿安

〈白蛇〉

如果暗香未曾言喻
雄黃之前
柳岸的泊舟

如果繁花湧動的春夜
妳將我纏綿
傾訴蛇的過往

如果我也擁有鱗片
同妳變溫
從此寒熱與共

如果畫舫始終煙雨
斷橋之上
紙傘依舊迷離

如果鎏金的薄光
不是法刀
刺落許多海棠與梨花

如果芍藥鮮紅之時
我的雙手
不帶鋒芒

如果潮水再次漲起
漫過臨江的山寺
浸透千百經文

如果眾芳紛紛蕪穢

我掃灑塔前
夕照雷鋒

如果雨能落得更大
讓我靜靜聆聽
傘的聲音

林奇瑩

〈故鄉出版的異域合集〉

她的童年楔子

作者掛名新板特區，向西書寫

沿淡水河流淌成篇

段落之外，夕照剪影映襯

構成一幅善感插圖

青春的章節太過倉促

樂音與情緒如洪水傾瀉

蔚藍制服浸染為詩，洗滌不去

臺北審慎編輯，在扉頁署名

留下無盡的遺憾註解

成年後歲月快速翻閱紙張

書籤以紅磚椰林為底鑲嵌鐘響

日常被好奇心掩蓋，後續排版走樣

從此她愛上漂泊，把腳步踩踏成

遊記，目錄堆疊往返車票

鎖住多年時光凝結異域合集

於故鄉出版，回憶裡過客綿延撰序

謝辭藏不住無法言盡的感激

半世紀後，或許文字已風化為沙

璀璨內在仍將永生不息

良

〈馬是如何變成斑馬的〉

將一天等分 24 份
將每份仔細丈量
對折整齊收納好
在固定的時間醒來
在昨天的位置
看，每天
都經過一些十字路口
看行人穿一樣的衣服
在一樣的時間錯身
誰也沒有更相愛一點

不回頭
從這裡到另一個自己
遠方仍在某處
重複自己成為此地
此刻，斑馬再度練習畫線
他知道有人會從身上踩過
像他年輕時那樣
手上沒有地圖導引
只想去沒去過的地方
走更遠一點
直到風景成為背景
背影畫成長長的一條線
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切割
或是將世界縫合
更多時候他討厭人多
討厭被人踩到
沒有人說抱歉

他不記得
自己打卡過的很多地方
各種地標塞滿地圖
最最重要的那顆星
也不那麼容易找到了
或許曾經有過
後來他自然懂得遠方的不同
就像有人可以在換衣間做愛
他擁有的衣櫃只夠一個男孩蹲坐
藏身在黑西裝與白襯衫中
等待燈號